

水流云在

英若诚自传

英若诚 康开丽 著 张放 译
英 达 译审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水流云在

英若诚自传

英若诚 康开丽 著 张放 译

英 达 译审

中 信 出 版 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流云在: 英若诚自传/英若诚, 康开丽著; 张放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9
书名原文: Voices Carry: Behind Bars and Backstage during China's Revolution and Reform
ISBN 978-7-5086-1615-5

I. 水… II. ①英…②康…③张… III. 英若诚 (1929~2003) —自传 IV. K825. 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0667 号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9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水流云在——英若诚自传

SHUILIUYUNZAI——YINGRUOCHENG ZIZHUAN

著 者: 英若诚 康开丽

译 者: 张 放

译 审: 英 达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号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9. 875 插 页: 16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8-6177

书 号: ISBN 978-7-5086-1615-5/K · 12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序一 我的父亲英若诚

英 达

为自己父亲的自传写序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

读这本自传更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那已经永远离开了我的父亲又回来了。他仿佛又活了过来，用我再熟悉不过的口吻，把他的故事娓娓道来。而这些故事，有多少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这和读别人的传记可不太一样了。那些细节，那种感受，多少次将已经长大成人、自认为已经彻底遗忘那些经历的我，瞬间拉回到当年的情景，同时从父亲一侧，我再次观察同一事件的另一面，甚至审视他老人家观点迥异的内心。还有许多事，我虽不在现场，但伴父久了，一辈子茶余饭后，不知听他讲了多少次。故事中的人物，从淳淳长者马相伯，到天桥混混四爷爷，从清末权贵庆亲王，到冀县狱吏“卢部长”，各色人等，上天入地，都是我从未谋面的老熟人。老来父亲病得糊涂，这些往事却越发记得清楚，我常伸出五指，告诉他这故事我已经听过多少遍了。

从小到大，我对“爸爸”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经历了如下心路历程：他先是无比高大，无所不能，骑马定车，演戏绘画，泥瓦木工，抽烟喝酒，总之没他拿不起来的。这样一个爸比那个同学的都拿得出手。后来他就失踪了，也不知是干了特务还

是反革命，反正让人民政府给抓起来了。当他的儿子就自认倒霉吧，是个人有个爸就比我强。老师、亲戚都教育我，必须跟你爸划清界限！我自己也早早立下革命志：就算他哪天出来了，我也不认他！等他真被放出来的时候，我又改变了主意：还是以帮助教育他为主，万一他能改造好呢？后来他还真越改越好，演戏出名，译著出版，最后还当上部长，老出国！这爸爸可真是了不起啊，电影、话剧拿过来就演不说，还张嘴就练英语！试想见到个刚练好普通话的小歌星都尖叫的年轻人，有这样的爸意味着什么？崇拜！粉丝！很多年我就是我爸的粉丝。可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总感觉生活在他老人家的阴影下，好好的学名没人叫，常年被人称为谁谁他儿子，烦不烦哪？况且我慢慢发现这老头儿也不是什么都行，不光拼力气比速度不是我的个儿，在很多新鲜事物、新观念上简直就是迟钝落伍嘛！再往后自己真的成长起来了，也出名了，出的也不比他老人家名头小，很多过去爸爸教我的反过来我得把着他了，担心他露怯出丑，老得帮他罩着。最后他病倒了，坍塌成一个病床上的瘦老头儿，一个无能为力的老小孩儿，我感慨地想：老爷子这一辈子忙什么了？既没有积蓄下丰厚的物质财产，也没有积累下丰富的精神财富，不能说碌碌无为，但起码也是全给别人干了。

人说每天生活在身边，再伟大的传奇人物也会显得平庸。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算得一个伟大人物，但他这一生有着太多传奇。他曾用这些传奇不断提醒我绝不平庸。人都离开这个世界五年了，他用这本自传又一次做到了这一点。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又一次惊奇地发现了我的父亲，他的聪明，他的锋

利，他的博学，他的幽默……敢情我到今天还没有超越他！还被远远甩在后面！很可能永远追不上了！我发现这么多年来我其实一直沿用着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哲学逻辑。我认为独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自我剖析能力、幽默处世态度甚至憎恶喜好诸癖，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出处。我不仅仅是我自己，我原来是一群人集合中的一分子和延续。我身上的许多特点其实都不是我的发明创造，而是和这一群人共有的。这一群人另一个共有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家族姓氏——英。他们之中的优秀代表有英敛之、英千里和英若诚等人，他们幸运或不幸地把家族的命运和近代中国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各自在属于自己的时代和舞台上演出了自己的华彩段落。现在火炬传到我的手里了，我不仅有责任把它高高举起，还有义务将它朝下一代传下去。

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刻，我代表我的父亲和英氏家族的每一个成员，由衷地感谢本书的作者——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康开丽。是她无数次往返中美之间，多少回守候在病榻之侧，录下一盘盘录音带，查访一位位当事人，以真正的学者特有的执著与专注，锱铢必较，集腋成裘，才使这本书的问世成为可能。没有她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匠心，英若诚的故事只是一位病患老友支离破碎的回忆，而不是这本回忆录。

我还应该代表父亲特别感谢本书的中文译者张放女士。想来父亲若天上有知，一生译著等身的他看到自己的最后作品竟要由别人来翻译一定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本书时间跨越清朝、民国、抗战、“文革”等历史时期，又出入于王府、大学、剧院、监狱等特定环境，无不因其专有语言背景使得翻译工作难

上加难。

应该感谢的人太多，出版社的编辑们，在采访中提供帮助的中外亲友，和书中提及的许多真实的健在或已逝的人物。他们在我父亲这一生中起过重要作用，也使得本书丰富多彩。相信对我自己和广大读者来讲，本书不仅有趣而且有意义，它使我的家族故事不再仅仅是口头传说，而成为有质有形的东西，让孩子们能传承下去。这些东西是我家族的，也是这个民族赖以渡过道道难关，一代代长盛不衰的根本。

是为序。

二〇〇九年六月

序二 老英，我的良师益友

朱 旭

老英，我的良师益友。

他爱学习。书案上堆放着厚厚的外文书。我看不懂。好在，我在他家的时候，他不鼓捣这些。

床头、枕边多是中国文学的书，但不厚。他和鲁迅有同感，躺在床上看洋装书，像抱着一块砖头。这类的书都是放在坐椅旁边的。

恭桶边上则是些杂学的书刊。这类文字看多了，便落下个“英大学问”的绰号。

老英爱吃也爱喝。有人说他后来得了肝病是喝酒的缘故。可是我和他一起喝了半个多世纪了，我到现在还好好的。可见那个诊断不准确。

我们俩共同爱好多，共同语言也多。到了那个特殊年代，就被打成“英朱集团”了。

国家走上了正轨，我们也干了些正事儿，演出了几个经典的话剧，积累了一些表演的经验，更增添了些对良师益友的思念。

二〇〇九年七月四日

前 言

康开丽

人生中我们偶尔会遇到几位特殊的人，我们希望把他们介绍给我们认识的每个人。和他们在一起的每时每刻都充满愉悦，同时也希望与其他人一起分享他们的存在，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这样的人。

我生活中的这个人是英若诚。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及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但我希望大家了解他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托尼·雷恩斯（Tony Rayns）在悼文中把英若诚描述为“一位世界性的高级知识分子，极有才能的演员，导演。是中国最后一位二十世纪前期培养出来的对文化发展极有影响的人物”。读者从书中会读到英若诚出生于一个很重要的家庭，继承了家族的传统，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知识和社会动荡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在舞台、银幕和文化外交上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建立了自己的声誉。

他是一位非常脚踏实地的人。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他说得游刃有余，他是位极有天赋的叙述者，富有魅力和幽默感。他为人热诚，不摆架子，又有点俏皮。二〇〇四年，在他去世后为他开的追思会上，北京人艺的同事们追忆：他是位充满活

力、善良、宽宏大量的人，足智多谋，充满了创造力；他是位有理智的绅士，从不发脾气，面对人生中的艰难和折磨人的疾病，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是位难得的具有创意、多才多艺的人，能与不同年龄的人沟通；他是位真正高贵的知识分子，从不看轻任何一项任务；他是位不能替代的非凡人物。¹



二〇〇四年英若诚逝世追思会

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他特殊的号召力和亲和力折服。费里莎·朗德利教授就中西方戏剧与英若诚作了交谈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位杰出的人，他的思想极为深邃。他与皇室成员、国家元首和国际艺术名流亲密交往，但我们之间的谈话就像是老友在壁炉边谈心。”

英若诚与各个领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合作。作为演员，在国外他最知名的是在贝尔多鲁奇的电影《末代皇帝》和《小活佛》中扮演的角色。一九八三年他又因在阿瑟·米勒导演的

《推销员之死》中扮演威利·罗曼一角而闻名。这之前几年为鲍勃·霍普在剧院作的精练翻译让人记忆犹新。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〇年，作为文化部副部长，他请来了查尔顿·赫斯顿在北京导演赫尔曼·沃克的《哗变》。查尔顿·赫斯顿评价英若诚是“中国最有名的演员之一，又是位出色的翻译家”。²在导演方面的成绩有一九八二年与英国的托比·罗伯森合作的《请君入瓮》，那台演出“在表演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备受赞叹”。《推销员之死》和《请君入瓮》都由英若诚翻译成中文而使中国观众得以欣赏。

英若诚并非英家唯一的才子，他的弟妹们各自在学术、艺术和体育等不同的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在他们眼中，英若诚仍是不同寻常的人才。他的弟弟英若识是位知名的画家，英若识的孪生弟弟英若智是位成功的工程师，另一弟弟英若聪是位有造诣的建筑师，妹妹英若采是出色的女子篮球运动员，另一个妹妹英若娴是兄弟姐妹中唯一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英若诚的女儿英小乐是位画家，住在芝加哥；他的儿子英达是当今中国影视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既是演员、电视制片人、导演，又是访谈节目的主持人。

我是一九九一年认识英若诚的，当时他在北京人艺导演由他翻译的萧伯纳的《芭巴拉少校》。我那时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在为我的硕士论文做实地考察。一九九四年他在英达导演的市场反响十分火爆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客串演出，我又有幸跟他进行了交流。一九九六年和二〇〇〇年他生病时，我去他家里探望他。之后又有殊荣在二〇〇一年、二〇〇二年

和二〇〇三年夏天坐在他的病榻边听他讲述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为的是出版他的英文自传，让西方读者能够读到他的故事。在这十几年里，我们每次交谈确实就像“老友在壁炉边谈心”。

不同寻常的普通人

英若诚出生于名门世家：他的祖母，爱新觉罗·淑仲是中国末代皇族的后裔，他的祖父则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祖父那族满人没有文化没有权势，祖父本人皈依天主教。英若诚有八个兄弟姐妹，其中两个在年轻时得肺病夭折。英若诚的谦恭仁慈和道德观念，都是天主教培养的结果。

也许是这种大气与朴素，睿智和与生俱来的判断力并存，使英若诚和阿瑟·米勒在一九七八年结识后便成了至交，并在一九八三年合作推出了《推销员之死》。米勒在中国第一次导演自己的剧本，英若诚扮演威利·罗曼这个角色。威利·罗曼是美国戏剧中一个典型人物，米勒把这个悲剧人物塑造成普通人。米勒认为英若诚是位“天才”，不仅仅是因为英若诚在翻译、处理各种关系及表演方面的技能，同时也因为从未有任何一位演员像英若诚那样把威利·罗曼演得如此淋漓尽致。英若诚达到了完全忘我的境界，沉浸于角色，在这个过程中超越了自己。米勒称英若诚是“一个行家，但同时又是一位充满理智情感的人，随时能接受挑战”。又评价英若诚“有完全的控制能力，让人联想到奥利维埃——他的表演很直接，呼之即来”。米勒又赞叹英若诚的翻译才能，说“英若诚的翻译即时，口语化，有他

在边上为我翻译，我都忘了我不懂中文。他的翻译出口迅速，毫不迟疑”。

这种敬佩是相互的。英若诚在本书第六章叙述了他与米勒的合作。英若诚的意愿是让米勒为他的自传写前言，米勒很善意地答应了，但他在兑现承诺之前不幸去世了。

英家的世纪

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一九〇〇年，英千里的父亲英敛之对这个新的世纪的到来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英敛之于一八六六年出生在一个目不识丁的满洲武士家族，后来却成了一位有名望的天主教知识分子。他的成就包括：于清朝末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在北京创办了辅仁大学。在当时不安定的形势下，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提倡“新文化”，包括通过说方言白话让不懂文言文的普通大众接触文化，利用文学艺术来探讨当时的社会问题。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把西方的话剧引进中国（西方话剧已被介绍到日本，经由日本传到中国）。英若诚一生都致力于发展中国的现代戏剧并以戏剧来促进国家间的交流和理解。

如果说英敛之在世时中国的前景显得渺茫，在他儿子的时代中国的前程则颠簸不定。英千里加入国民党，通过地下工作抗日，他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两次被日本人抓进监狱。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准备撤退到台湾，英千里就被带到台湾。英若诚当时读大学二年级，就再也没见

到他父亲。英千里在台湾延续他父亲在大陆创立的传统，为台湾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但英若诚直到他父亲去世后十多年，才了解到他父亲的成就。英千里在台湾收养了一位邻居的女儿韩拱辰做义女，她在英若诚一九八〇年访美时设法与英若诚联络上。正是英千里的这位养女提供了英千里的许多珍贵资料和照片，为英家填补了家史中的这一章节。

当英家第三代成人受教育时，中国的时事不仅渺茫，动荡不安，而且不可预测。英若诚就读于几所中外教会学校，又经历过一系列政治运动。英若诚的自传是一面透视镜，通过它可以观察了解到一个满族天主教家族独特的生活，以及北京监狱的情况、中国主要话剧团的前五十年以及不断发展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情况。通过他“文化大使”的活动，影响了最高领导人对外国人的认识 and 了解。可以说英若诚是一位前所未有的中国公民。

合作自传

作为英若诚的“自传合作者”，在英若诚在世时，我完全遵循他的意愿，他去世后我按照他的意愿，用自己最准确的判断来编辑这本书。

二〇〇〇年我们开始这个合作时，我马上就把这个过程设想为“合作自传”。其实这种形式并不真正地存在。当然传记、自传、回忆录、口述史这些形式的作品不计其数，而“合作自传”的定义介于这些已有的形式之间，又带有其独特的条件、

特别是合作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英若诚自传的合作者，尽管我的参与很深入全面，但我既不是代笔人（又称“黑笔杆”、“写作操刀者”），也不是书的唯一作者。这本书的合作意向始于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我与英若诚的谈话。结果是在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三年之间录下了四十一盘录像录音带，为时一百多个小时，我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整理、编辑，同时又进行了七年的研究。³从一开始，我们的共同目的就是要让英若诚用自己的话、用英语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让全球的读者能读到。除了英若诚叙述自己一生中的事件，我们还录下了对书的目的和结构进行的讨论、对各种材料的取舍，以及出版的过程。我意识到我的作用变得相当复杂，远远超出了我最初天真的设想，认为自己仅仅是个笔录者，或者是代言者，只是替代英若诚做了他健在时自己能做的事。从未听说过英若诚的人或是熟悉他的人通过这本书怎样看待他的一生，我负有最终的责任。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合作是跨文化、跨性别、跨年龄的，尽管看似不太可能，却有其特有的动力。

熟悉了他的成就、他继承的传统、他的吸引力和叙事才能，我的目标是让他在世时讲述他一生的故事。他的目的是要完成他几年前开始的一项任务（我们交谈后，他给我看了大约二十页用英文写的材料，是有关他一九六八年四月被捕，在监狱的第一天的描述。他希望有一天能把它写成回忆录。这二十几页内容都被编入第一章）。但他同意与我合作的目的超出了他最初的意图。作为美国人，我想让更多国家的读者读到他的故事。

我们商定他用英语讲述故事给我听。他很乐意每天都能讲英文。我是研究中国现代历史、文学、戏剧的学者，能吸取他复杂的人生经历，帮他为未知的读者群体整理编辑成书。最后一个原因是我们一起合作写书这几年，每年夏天我都在北京至少一个月，他每天都有我做伴。英若诚生病期间不是躺在家里就是在医院里，除了家佣和护士，我是他每天见到的人。

合作写自传不仅有益于英若诚，也有益于我。听他讲家史，他本人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经历，丰富了我对中国政治事件的了解和认识。每天都有机会与这样一位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感激不尽。

在我们合作写他的自传之前，英若诚和我的关系是友善的熟人，到二〇〇三年我最后见到他时，我们已是密友。对写书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我有准备，但坐在一位走向死亡的人边上却让我难以忍受。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在这本自传里读到他在我们最后几天见面对我所作的叙述。

这本书不是对英若诚一生的完整记录，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记。这是他希望别人听到的有关他一生的回忆录。将来的人们会从这本书中了解这位对自己的国家、对国际戏剧交流作出如此重大贡献的人。英若诚作为目击者和参与者，对重大事件进行了记载，有选择性、代表性，目的不在详尽。在叙述自己人生故事的同时，英若诚又扩大了叙述的范围——从他祖父的童年、自己的青壮年至他临近生命尽头之时——但他有选择地对某些阶段进行了详尽描述（用两个章节来描述三年的监狱生活），对某些则进行了浓缩（用一个章节来叙述其杰出五十

年的职业艺术生涯)。回忆过去,英若诚选择“不从人生的起始为开始”,而从他认为一生中对他最有影响的阶段——“文革”中被囚禁开始。他对监狱生活的叙述用了大量的事件,但不是事无巨细,有意想不到的风趣。英若诚的自传超越了通常的回忆录,努力让读者对他一生、对家庭传统的继承有全面的了解。

翻过这一页,我的前言结束,英若诚的叙述开始。他先带你去了解“文革”高潮期间他在监狱的三年,然后是他祖父的过去,接着是他自己的童年,他受教育的一系列不凡经历,在戏剧、电影界的职业生涯,以及在文化外交上的贡献。

英若诚除了有个好记性,还有一个独特的优点就是他对生活永远保持乐观态度。他鄙视绝望,拥抱希望,在最没有幽默感、没有尊严的情况下找到幽默感和尊严——无论是在监狱的铁栏杆后,还是中国现代最动荡不安的政治历史的后台上。

注释:

① 英若诚去世后两个星期,北京人艺于二〇〇四年一月九日举行了追思会。对英若诚的这些描述都是追思会上同事们的发言。被引述的人有濮存昕、苏民、朱旭、米铁增、胡宗温、林兆华、覃赞耀、杨立新、徐帆和谢延宁

② 参见查尔顿·赫斯顿的《北京日记》第十九页。《哗变》于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八日在北京首演,十二月一日、二日到上海演出。又于一九八九年一月和二月在北京重演,五月二日、三日又加演两场

③ 除了他直接跟我讲的录到录音录像带上的内容,英若诚还授权我可以把任何他以前出版或有记载的英文素材或是英文的采访,用到传记中。